■家庭相册

妹 妹

□马亚伟 文/图

我比她大两岁，可从小我就是她的陪衬。

她是我们家族最漂亮的女孩，人又活泼，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瞩目的角色。有人说，你们亲姐儿俩，怎么一点都不像呢？单说外貌呢，我和她五官轮廓也差不多。可是她的漂亮都在眼睛的神采里，飞扬骄傲。她走在人群里，就像孔雀开屏一样昂首阔步，无限自信。在她面前，我的头会低到尘埃里。我不得不承认，她那种张扬的美丽是我望尘莫及的。

她有时连姐姐都不肯叫我。我为了显示我的“大姐”地位，故意指使她干这干那。她不高兴的时候，撅着嘴一动不动。我举起巴掌，做出要打她的样子。她昂着头，虎视眈眈与我对视，我俩像两只互相较量的猎鹰，每次都是我臣服一般低下头。

她刚上了初中，就隔三差五收到男生的纸条。那次，我看到她把一张纸条撕碎了，扔在地上，狠狠用脚踩。我捡起一张碎纸片，只看到了4个字，你的美丽……我还知道，给她写纸条的，是一个帅男生。她却淡淡地说，那个男生真是幼稚可笑。那一刻，我认定，她的美丽像一颗璀璨夺目的宝石，张扬而霸气。

我考上了学，离开了家乡。她没考上，守在父母身边。母亲要把她留在家里，让她顶门立户，所以很早就为她物色了一个男孩。开始的时候，她不置可否。就在父母为她筹划婚礼的时候，她突然说那个男孩不适合她。那年春节，她把他送的所有礼物统统塞进一个大口袋里，要提出分手。母亲急了，说只有这个男孩肯入赘到我家，各方面条件都合适，而且亲戚们都知道她快要结婚的事，如果她一意孤行，让父母的脸往哪儿搁。她跺着脚说：“是你们的脸面重要，还是我的幸福重要！”她承诺，不管是留在家里还是嫁出去，她都会养父母一辈子。

后来，她不断地相亲，也有很多男孩主动追求她。最后，她嫁了个老实却真心对她好的男人。日子过得风平浪静，他没有什么本事，安分地上班。婆婆是个强势的人，可是花钱大手大脚，家里一点积蓄也没有。结婚第二年，她就对一大家子人说：“以后，这个家我来当！”婆婆、公公、小姑，当时就愣住了。她说：“我来了一年了，你们也都看出我的性格，我会拼命挣钱把日子过好。我保证，5年内，咱家能盖起新房。”她美丽的脸上露出了坚毅和不可置疑的表情，一家人都点头了。

从此，婆婆、公公、小姑挣了钱，全部交给她打理。

今年，她打电话给我，“姐，我要盖新房子了！”她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叫我姐。我赶紧说：“如果缺钱，我有。”她哈哈地笑了：“不用，我自己的钱足够了，你离得远，照顾父母不方便，到时候我把父母接来一起住，我家人都同意。”那一瞬间，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

我的妹妹，一直就这么美丽张扬地生活着。

择一事 终一生

——读季美林《一寸光阴不可轻》 □胡艳丽

“一寸光阴不可轻”，是最好的诠释季老一生光阴的诗句。这位国宝级的大师，一生“梵学、佛学、吐火罗文研究并举，中国文学、比较文学、文艺理论研究齐飞”，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、语言学家、散文家、国学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。一个人一生要有多少精力，有多少天赋才华，才能在这么多领域深钻深研，并成绩斐然？在《一寸光阴不可轻》这部文集里，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。

书中恰到好处地收录了季老从灰黄童年，到少年意气风发，再到青年留德学术研究发轫，以及择一事、终一生，60年皓首穷经，深研学问的回忆文章。其实，从初入学堂，到中学阶段，季美林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华，而少年顽劣却是可见一斑。半玩半读书，不爱课本爱闲书，和同学一起造反，想架空珠算老师，被戒尺打手心，桩桩件件，和普通孩童并无二致。那是人生最自由、最散漫，也是人生中最无负担的美好时光。童年，看似胡玩乱闹，浪费了光阴，实则却是调制一个人性格底色、形成兴趣爱好的关键时期。想必季美林当时读的闲书，也奠定了其在高中时期的文学功底。

要说季美林人生的第一次发轫，可归结到少年的虚荣心。在高中的第一学期末，他考到了班集甲等第一，且成为全校唯一一个平均分数超过95分的人，受到当时山东大学校长、前清状元王寿彭的表彰，得到了状元公亲书的一幅扇面和一副对联。可以说，这次受表彰，让季美林一下子丢掉了当年担心自己底子差、不敢报考重点中学时的自卑，开始扬眉吐气，且在以后的考试中，“第一”成为了一种惯例。人的每一次成长，都有不同的机缘，来自他人的一次肯定鼓励，很多时候便是成长的催化剂。当优秀成为一种习惯，并在学习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天赋才华，学习就成了一种乐趣。

好的成绩，并非无源之水，季美林在书中坦言，假如不是在中学读书时作文得到一位国文老师的点化“欲作花样文章，非多记古典不可”，恐怕在以后的写作中还要陷入浮于语言表面的虚浮之中；而其用英语写作的根基，也是来自于中学时一位能写地道英文的老师，他并不改季英语作文中的一句，而是依照季美林所要表达的原意，用标准的英文再写一遍。有师如此，夫复何求？其实不论何时何地，遇到能够点拨自己、指引自己的先辈、老师，都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机缘。

令季美林真正走上学术道路的，是在清华期间听陈寅恪先生讲“佛经翻译文学”，和听朱光潜先生讲“文艺心理学”，这两位学问如海一样深沉的学人，不需要讲义，出口自成锦绣。陈先生之课，听来“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，仿佛酷暑饮冰、凉意遍体，茅塞顿开”；朱先生之课，在课堂上引东证西，或引西证东，触类旁通，头头是道。有这样的学术启蒙老师，确是人生之幸，在得遇这样的老师之前，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，是每一个青年学子应有之义。

一寸光阴不可轻，是季老一生取得辉煌成就的唯一妙方，不论是在经历不平，遭遇劫难之时，还是上顿下顿口粮不济、经济陷入窘境之时，他都不曾辜负时间，十年留德期间，他在图书馆的时间比在宿舍的时间更长。今天的我们，在众多电子设备的环伺之下，精力被东拉西扯，时间倏忽而过，却不知所为何忙，若能如先辈学人一般择一事，终一生，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奋力前行，相信每一个人都能将梦想绽放成春华秋实，不负自己不负此生。

■图片故事

又到玉兰花开时

□钱兵 文/图

清明时节，暖暖的春风吹开了营院小花园中比肩而立的两棵玉兰花，一棵皆白，一棵皆粉。营院几经改造，格局大变，唯它们形象如初。

初次见到这两棵玉兰，正是它们怒放时节。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刚从野战部队调入干休所，奉命给这两棵玉兰树旁小楼上的一位老人开专车。之前，干休所领导向我简要介绍了老人的情况：开国将军，1938年2月即在胶东参加革命，抗日战争时就是响当当的正规作战部队团长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，离休时任总参某部部长。

“首长好！”我整肃军容、敬礼。当兵以来，首长的概念莫过于团长了，虽然说心里做了些准备，但面对真正高级别的首长时，忐忑仍多于激动。

老人撑住沙发扶手站起来，握住我的手，我感觉到温暖和力度。老人目光和蔼、坚毅，“感谢你来照顾我，我不是什么首长，只是一个老兵。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，用车方面主要是看看老战友，逢年过节参加的活动会多些。还有就是喜欢钓鱼，天暖和了，哪天我们也该开竿了。”

仔细打量老人，他身着洗得发白的老式绿军装，脚上是一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布鞋。须发皆白，身材挺拔，但能看出右腿明显弯曲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人的腿是在抗日战争中受伤，囿于战事紧迫，耽于治疗，留下残疾。此外，老人身上还有两处伤，一处在额头，一处是右手小拇指。老人说日本的“三八大盖”枪虽说精准度高，但子弹多是贯穿伤，养伤几天就又能上战场了。老人不经意的回忆讲述，于我听来，仿佛感觉到了当时“不长眼子弹”的凶险。

老人喜欢垂钓，“钓鱼笔记”所记除日期、天气外，还有心得。我们除参加单位组织的钓鱼比赛活动外，偶尔还有部队或地方老战友、老部下请他去钓鱼。鱼少时，一个小时也不见鱼漂有动静。老人不急不躁，笑称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。鱼多时，刚钓了不到一小时，任大家挽留仍坚持收竿，打趣说钓鱼体会是乐在其中的适时等待。钓回的鱼，大多送到炊事班或是分送干休所其他老战友。

给老人配备的专车除他自己参加必要的活动外，时常闲置。那时尚无私家车，孩子有时向父亲商求用车，一两次老人允许。但多了，老人明确给孩子们“约法三章”，不许用公车办私事。孩子们私下跟我嘀咕，但终拗不过父亲的耿直倔强。

在老人身边的日子，闲暇之余，玉兰树下，我时常聆听老人讲他壮怀激烈的过去，其实那就是一段又一段国家、个人奋斗的剪影。耳濡目染，我便时常给报刊杂志写些“豆腐块”，时有稿费寄来，老人比我还要高兴。在给组织对我的鉴定中，老人写道：“小钱同志在我身边工作6年有余，踏实肯干，好学上进，对我照顾诸多，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。”不到一页纸略右斜的字体，流露的是褒扬和激励。人生旅途中，有幸与老人同程一段路，这段路上，正是因了老人的忠贞坚毅、虚怀若谷，给了我莫大的启迪帮助，让我在以后路途上走得更坚实。

“皎皎玉兰花，不受缁尘垢。”岁月无情，2016年那个玉兰花开的时节，老人因病驾鹤西去。岁月有情，玉兰花开时，站在树下，仰头看满树的粉、白，我仿佛又能听到老人当初对我的絮语关怀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